

我带外孙游杜甫草堂

◎ 贾金泉

早春二月，退休在家的我决定带外孙游览成都杜甫草堂。

来到杜甫草堂工部祠，我指着大门上的一副对联“满眼河山，大地早非唐李有；一腔君国，草堂犹是杜陵春”，告诉外孙，这副对联不仅赞美了杜甫的故乡和出生地，表达了对杜甫的怀念之情，同时也歌颂了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。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杜甫写过一首诗。”外孙背诵起来：“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。”

踏入杜甫草堂的那一刻，仿佛一脚跨进一垄广袤的诗行里，无边无际，一眼千年。

穿过“荷塘映梅”圆门，沿着网红打卡地“红墙”，我们来到浣花溪畔。溪畔的柳条已经抽出了嫩芽，在春风中轻舞，我和外孙轻轻地吟诵起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”的诗句来。

一阵春雨过后，天空一片蔚蓝，大地散发着青草与花卉的气息。我们来到杜甫千字碑，这里有苏轼、黄庭坚、赵孟頫、王铎、沈尹默等历代名家和伟人毛泽东书写的杜甫诗歌墨迹镌刻，堪称一部立体的“杜工部全集”。外孙十分兴奋，用照相机不停地拍摄。“我要把这些诗词拍回去照着写！”外孙的话让我很是欣慰。

走着走着，一座茅草屋出现在眼前。茅草覆顶，竹篱环绕，简朴中透着诗意，这便是杜甫当年的居所，那首脍炙人口的《茅屋被秋风所破歌》中记载的“草堂”。篱边蜡梅花开得正好，金黄色的花朵挂满枝头，时有黄色的花瓣随风飘落，像是诗人遗落的诗笺。外孙蹲下身，拾起一片花瓣递给我，指尖便传来蜡染过一样细腻的触感。这蜡梅可是当年杜甫亲手栽下的那一株？

随人流走进草堂。屋内有卧室、厨房和书房，但空间狭小，陈设也简单。书房里，一张长条形矮木桌子、几把竹椅、一盏孤灯，我仿佛看见杜甫在这里挑灯夜读的清瘦身影，时而蹙眉沉思，时而奋笔疾书；听到了他的声声叹息与激昂吟诵。窗外竹影婆娑，沙沙作响，像是在为他的诗句打着节拍。那些流传千古的诗篇，就是在这间简陋的书房里诞生的吧？容不得我细想，耳边传来电喇叭里保安的阵阵催促声：“不要停留，拍了照就走！”

进入草堂参观不足3分钟，似乎与我们千里迢迢地赶飞机、坐地铁、打出租的时间有点不对称，但杜甫的气息已经浸入了我们的骨髓里。在这片宁静的天地里，他的诗歌如同一束束光点亮了历史的长河，也照亮了我们的心灵。“外公，杜甫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多的好诗来呢？”走出草堂，外孙天真地问我。我想了想，回答道：“因为杜甫爱国爱人民，热爱生活，他善于观察身边的一切，无论是一场春雨、一片落叶，还是百姓的生活，他都能用心去感受，然后用最生动的语言把它们写下来。”外孙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也许诗的种子已悄然在他心田里种下。



拍

◎ 子穆

留住阿尔茨海默老娘

◎ 姜新

老娘患上阿尔茨海默病（原称老年痴呆症）两年了，在姐姐、哥哥的关心呵护下还算控制得好。对照诊断，属于一眼该病七个阶段的中度状态，典型的表现是严重时记不得自己年龄、不认识联系少的子女。

这次春节，老娘答应到海门的“二候”家过年，“二候”就是我。我把娘接来才住了一个晚上，她就要回去。她说来了好几天了，家里自来水等东西有人要偷的。不管怎么劝，她还是每天早饭后就吵着要走，年初一早上也是如此，因为她已不知道今夕是何年。为了分散她的注意力，我们带她出去玩，到老乡家与103岁老人聊长寿经……但也只熬到年初三一早，便把她送回了家。

一周后，老娘表示很高兴来我家过正月半。我趁机说：“你说话要算话，住一个礼拜，不要天天吵着要回家。”老娘同意了。

吸取上次她记不住来几天的教训，这次我一到家，就带老娘到阳台，指着玉树对她说：“你记性差，我们在玉树上绑了六根黄带子，代表着住六夜七天。每过一天，我们就解掉一根。”娘嘟囔着说：“这么复杂。”但看表情，她内心认可了这新做法。我追加一句说：“妈培养两个儿子上大学，以

前你是令全大队尊重的人，说话也算数；现在年纪大，自己答应的事、说过的话要算数，否则要被人家骂‘老糊涂’，看不起的。”

与以前一样，我们把主卧腾给她，自己睡阁楼。只是对她起夜有点不放心，于是做好安全措施，把小夜灯开好，再在门前放一张靠背椅子。

第二天早饭后，果然老娘说要回去。我拉她去看玉树上的黄带子，把昨天的话又讲给她听。因此，我一有空就陪她在小区转转、聊聊日常，问问你有几个子女？某某是你什么人？今年你多大年纪？你的父母叫什么……颠来倒去地跟她说，练练她的脑子与语言，也不让她感到寂寞。

老娘记性差，抽着烟到房间找东西，坐在床沿上叼着烟到口袋里摸打火机，都被我逮个现行——她没说话。趁这些机会，我和颜悦色地反复纠正老娘的不好习惯，告诉她抽烟要到放烟灰缸的阳台，不要到房间里，要当心火烛；药片盒放好一周七天的药，不能重复吃；吃药要用温水送服，不能空口吃。

老娘看不懂电视，不喜欢电视。妻子也想办法找点事让她做做，减少她的无聊感，择菜啊、扫地啊都叫上她。尽管老娘扫地扫个场中心，但面对最后她聚起来的一小

堆垃圾，我们还是要一个劲地表扬她，让她有成就感。

正月半一早，我去买馄饨皮子，回来后告诉娘中午包馄饨吃，她包的带点回家放冰箱，再另外多带点放到姐姐家一起吃。老娘蛮高兴，包馄饨包累了才去床上休息。

我鱼缸里的水是每天要去楼下河里取了换的。老娘看到了，面露微笑对我说“做人家”，我就带着她一起下楼先逛逛再取水；娘年轻时读了几个月扫盲夜校班，认得字，至今还能自己签名。她一路看一路指认路牌上的字，一些不认识的，我来念着解释。回到家，老娘坐在沙发上休息，表情很愉快的。

我把菊花、薄荷、碰碰香、玉树等家里养的花儿、绿植搬到阳台桌子上，教老娘整去枯枝老叶、剪掉凋谢的花儿，再浇点水。老娘很专心、耐心地全部做完，包括扫完地。

看着玉树上的黄带子快要没了，老娘很高兴，但她还是算着要回家，正好去邮局领上海来的抚恤金汇款单。她要走那天正逢周五，姐姐周五有事，我上班走不开，只能再留老娘一夜。在表扬老娘“说话算数”“受人尊敬”的同时向她反复说明情况，老娘竟然还同意如果星期六下大雨可以不回老家。

周六，毛毛细雨，我和妻子带着馄饨送老娘回到家。

想和父亲再吵一次架

◎ 晓奕

节后刚一上班就碰到了老李，我问他怎么回来这么早，回去一趟挺不容易的。他苦笑着，叹道：“我和我爸相处，时间绝不能超过3天。多待一天，保准吵得不可开交。每次都本想多陪陪家人，可最后往往是闹得大家都不愉快。倒不如就待这几天，彼此都能自在些。”

我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撞了一下。这不正是我和父亲之间关系的真实写照吗？

前几年，我因工作变动赋闲

在家，本以为多陪陪他是件好事，可没想到，那段时光却成了我和父亲争吵的“高发期”。争吵的原因荒唐可笑：有时候仅仅是因为我在屋里走路，声音稍大了些；又或是手机放视频，声响惊扰到了他。争吵过后，我都感到满心疲惫，陷入深深的无奈与自责。我常独自一人躺在床上扪心自问：曾经那个对我关怀备至、疼爱有加的父亲哪儿去了，为何如今我们之间仿佛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？我又为何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一次次地与他针锋相对？

后来，我和一个同事聊到此事。我知道他和父亲也是争吵不断，甚至曾在情绪激动时咬牙切齿地说，只有等父亲离去，自己才能真正得到解脱。他父亲已经去世两年了，他听到我的讲述，泪水夺眶而出，对我说他想和父亲再吵一架，却也不可能了。

我愣住了，呆呆地站在原地。原以为他会是那个最能理解我的人，会和我一起抱怨、一起宣泄，可他的泪水却让我不知所措。我张了张嘴，想要说些什么，却发现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哽住了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